

吃素

赵清俊

大年三十，冬雪去腊梅家吃素。

飘飘洒洒的雪花，密密实实地把天空铺得没有丝毫空隙，天地呈现出混沌迷茫的景象。飘落的雪花瞬间就把冬雪脚印和拐杖留下的均匀圆圈覆盖了，了无痕迹。冬雪像一头苟延残喘的老笨熊，高一脚低一脚滑向腊梅家。一股股强劲的寒风卷着雪花袭来，冬雪稳不住重心，打了一个趔趄，也像雪花飘忽了一下。莽莽苍苍的雪地里，冬雪不也是一片轻飘飘的雪花，怎能与强劲的北风抗衡？雪花飘落的方向自己主宰不了，这是宿命。

冬雪走进腊梅的家，跺了跺脚，震得满身的雪花哗啦啦一堵一堵地落下来。火炉燃得旺旺的，蓝色的火焰被冬雪带进来的寒风吹得歪歪倒倒，忽东忽西，上蹿下跳，尽情地撒着欢。冬雪抖落的雪花在她的脚下融化，涸开，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水圈。腊梅看到冬雪进来就说，姐，咋来得这么早呢？冬雪用嘴吹了吹冻僵的双手，像是要吹走手掌心的寒气。寒气浸入了骨髓，手掌心茧厚皮硬，像一堵冰冷的墙把她吹出的暖气拒之门外。冬雪说，过年了，过来七脚八手和你忙哈哩。腊梅说，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，没啥事了。冬雪瞟了一眼漆黑低矮的屋子，像是要证实腊梅说话的真实性。供桌像杂货店，香腊纸烛、清油灯、对联、烟花摆得到处都

是。供桌上边是刚贴上去的观世音画像，画中的观世音白衣透明，左掌竖立，足踏艳莲，慈眉善目，慧眼清澈。饭桌上，水生生的白菜、嫩绿的蒜苗、嫩闪闪的菠菜、白净细长的竹笋、白花花的木耳摆得满满当当的，桌面像一块肥沃的土地，虽然没有根，万物却葳蕤勃发，生机无限。冬雪搓着手，甩了甩，像是要把身上的寒冷搓落甩丢。腊梅抓住冬雪的手说，姐，到火炉边烤烤嘛，都僵成这样了。冬雪笑了笑说，手僵了烘烤不得，一烤就生疼。两人的手紧紧地抓着，彼此的苍凉便被融化，血脉干枯的身心瞬间便有了一股股暖流，暖心暖肺的。腊梅说，只差对联没贴了。冬雪把手从腊梅手里抽出来，抽来了一丝一缕、暖烘烘的热气，僵硬的手柔软了，冰凉的脸红润了，心里舒坦了。腊梅找了一把刷子，蘸了碗里还冒着热气的玉米粥往两边门的正中轻轻一抹，冬雪把“冬去春来年更岁”贴上，腊梅用手一抹，对联便伸伸展展的了。腊梅在心里说着，也许睡一觉醒来，打开这扇门，暖阳把雪化了，春天便呼啦啦灌满了整个屋子。冬雪提起“斗换星移日转轮”抖了抖，像是要把日月星辰抖落，把日子抖走。腊梅退后两步指点着摆放的位置，像在数着满天镶嵌着的星辰，眺望那即将消失的夕阳，日子便从这扇门上悄悄地溜走。腊梅往“万事遂心”上浓浓地

抹了一刷子，摊均匀玉米粥贴上，这横联就不偏不倚，牢牢地粘在了心尖尖上。当初，腊梅在乡街子上挑选这副对联时可是绞尽了脑汁，挑选使得卖对联的女人一脸的不高兴。然而没想到，当卖对联的女人凝视了腊梅片刻，竟满脸通红并尴尬地低下头说，腊老师，我是你小学教过的学生张丽。你随便挑，慢慢挑。腊梅选定了对联，张丽咋说也不收钱，说就当是送副对联给老师拜个年。腊梅把那副对联一卷，目光落在张丽满脸皱纹的脸上，心里有股酸楚在激烈地涌动。腊梅和冬雪走出门，把两扇门合拢，细细端详贴好的对联。俩人对贴好的对联很满意，苍老的笑容融化在飘飘洒洒的雪花里。

此起彼伏的爆竹声穿过漫天大雪隐隐约约传来，敬了神的人家开始吃年夜饭了。腊梅揭开锅盖，把热气腾腾、白生生的猪头放在箩筐里，冬雪把供桌上的香蜡纸烛放在竹篮里。腊梅拿一双筷子朝猪头上一插，猪头很软，筷子颤颤巍巍地摇来晃去。腊梅倒了一杯酒，泡了一杯茶，然后把酒和茶放在竹篮里。腊梅说，姐，我们敬神去。腊梅找了一根扁担，二人弯下腰，抬起箩筐，提着竹篮走出了门。腊梅和冬雪抬着猪头在雪地上趑趄趑趄地走着，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猪头上，瞬间便融化了，化了的雪水四处流淌，把渐渐僵硬了的猪头洗得白白净净的。敬神的地方不远，在腊梅家房子的东边。三面约两米高的砖墙把一棵树干龟裂、苍老遒劲的海棠树一围，就是村民们心中敬奉的菩萨树。老海棠树脚长出了一棵小海棠树，似在说明神灵也会老去，但香火有望延续。逢年过节，男女老幼虔诚地跪在菩萨树下，敬神烧纸，叩拜祈祷。过年这天是菩萨树香火最旺的日子。腊梅和冬雪把箩筐放下，提出猪头，点燃香蜡，烧了纸，然后双眼微闭，双手合十，双膝下跪，额头贴地，心中倾诉着唯独自己才知晓的秘密。腊梅和冬雪磕了头站起来，抓了一把雪，把手搓得干干净净，手不干净则对神灵不诚不敬。冬雪往菩萨树前敬酒敬茶，腊梅掐了一块猪头肉，围着菩萨树转了一圈，

边转边抹肉。香蜡纸烛一燃烧，菩萨树光秃秃的枯枝上的雪就被烘烤化了，落到燃烧的纸上滋溜有声。腊梅和冬雪的目光停在了菩萨树前面的功德碑上，功德碑与菩萨树日夜相守，展示着人们在神灵面前各自功德的大小和心中的期盼。腊梅的手轻轻地从功德碑上滑过，抚摸了一下儿子的名字和2000元的数字，凸凹的名字和金额无比冰凉，一股寒气浸入了五脏六腑，她的心颤抖了一下。以往，腊梅看到儿子排在第一的名次，总是感到实足的荣耀和自豪，对菩萨树隐藏的神力和功德心存感激。而此刻，腊梅摸着功德碑的手颤抖了一下，眼里盈满的泪水抖出了一长串。菩萨啊，你咋不看好我的儿子呢？腊梅在心里怪罪着菩萨。冬雪伸出颤颤巍巍的双手，摸了摸老伴的名字和1500元的数字，老伴的名字排在腊梅儿子的后面。冬雪用手指在1500元上咚咚咚地敲着，像是那钱和她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似的。死老头，你留下钱害人啊！腊梅见冬雪使劲敲击着功德碑，吓得脸色苍白，一把抓着冬雪冰凉的手说，姐，千万不能这样啊！

冬雪和腊梅凑在一起吃素，每月吃初一、十五和三十，一家轮一个月。她们在一起吃素缘于腊梅做了一个离奇古怪的梦。五年前，腊梅在矿山当老板时儿子被杀，叶落归根，骨灰盒拿了回来。腊梅天天守着儿子的灵位上香、烧纸、祈祷，以泪洗面，悲痛欲绝。腊梅一夜之间眉发全白了。晚年丧子，八十岁的人咋经得起这种打击和摧残？腊梅把儿子的死一股脑推到了过世老伴的身上。儿子的骨灰盒拿回来那天，腊梅提起扫帚，拍打着挂在墙上的老伴的遗像，边打边骂，稳稳当当的老师不当，你咋准他去矿山上挣钱？腊梅怕打疼了老伴，并不怎么用劲，雷声大雨点小，只是打下了些灰尘。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，腊梅与老伴从未吵过架，拌过嘴，举案齐眉的恩爱令多少人羡慕。镜框上的灰尘纷纷飘落，老伴的容颜渐渐清晰了起来，直到老伴展开了笑容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满头白发闪闪发亮。腊梅拿起儿子的照片给老伴看，你

看,你看看啊,儿子都被你害死了啊!老伴笑容可掬地看着她和儿子。这种笑像一根锋利的钢针深深地扎在腊梅的心上,令她难受极了。你黑心烂肝,儿子都死了你还笑啊。腊梅蹲在地上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,哭得呼天抢地,天地黯然。

一天晚上,腊梅梦到一老道人,青袍白发,长袖飘飘,手持拂尘,脚踏彩云御风而来。道人缓缓降临到腊梅床边,腊梅的屋子被金光照得透亮。道人对揉眼抹泪的腊梅说,你遭遇了困苦和不幸,但这只是不幸的边缘和开始。腊梅发出一声惊叫,你说啥?道人长袖一甩说,你将面临更大的灾难和不幸。腊梅吓得脸色苍白,魂离魄散,一下子跪在道人面前,神仙,你行行好吧,我儿子已经死了,至今死得不明不白。道人轻轻甩了一下手中的拂尘说,办法倒有一个,也很简单,看你能否做到?腊梅慌忙向道人打恭作揖,只要能消灾避难,啥我都能做到。道人说,你去找一个苦难深重、与你临近的老弱凄苦寡妇,每月吃素三天,持续五年方可消灾避难,还有,你老伴的坟茔背临水库,两侧巉岩峭壁,前方孤峰寡立,主克子丧孙,家境衰败,须取骨重葬。道人说完,莞尔一笑,脚踩彩云,拂袖而去。腊梅睁开潮湿的双眼,内心和屋里一样黑咕隆咚,她全身冷汗涔涔。

腊梅把梦境绘声绘色地向大儿子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,大儿子吓得全身颤抖、脸色苍白,头像鸡啄食样点个不停。腊梅的大儿子请了一个懂风水的道士先生,选了一个黄道吉日,挖开爹野草丛生的坟茔,取出融化入泥的残肢朽骨,择地重葬。之后,腊梅一直在心里琢磨着,寻找一个苦难深重、与自己临近的老弱凄苦的寡妇。冥思苦想的腊梅想到了冬雪。冬雪年近九十,老伴早年做生意攒下一笔可观的钱,两个儿子因此起了纷争,短兵相接,打得头破血流。性子刚烈的老汉一气之下,把箱子里厚厚的一沓票子一把火燎了,摸黑去跳了水库。在冬雪的赡养问题上,两个儿子一直吵得难落帷幕,冬雪孤零零的一个

人住在一间破烂不堪的偏房里。

腊梅和冬雪给观世音、灶神上了香,烧了纸,点亮清油灯,开始吃年夜饭。满桌子的素菜热气腾腾,蜡烛明亮耀眼,香雾缭绕弥漫,清油灯火苗摇曳摇曳。乍一看,供桌上方神圣庄严,慈祥圣洁的观世音飘然而至,俯视着在大年夜吃素的腊梅和冬雪。屋里没有开电灯,于是就有了佛堂庙宇的神秘感和庄重。而置身其中的腊梅和冬雪,自有一副远离红尘喧闹,远离悲苦忧伤,六根清净的超脱情怀。腊梅说,姐,我们吃年夜饭吧。冬雪说好,我们这就吃年夜饭。腊梅端起杯子说,姐,我们干一杯新年吉祥酒。冬雪端起杯子和她碰了一下说,我们干一杯新年如意酒。其实,她们杯子里装的是清澈纯净的泉水,是从腊梅家背后山上龙王庙旁的龙潭里挑来的。腊梅手中的杯子刚要碰到嘴皮就停了下来,姐,等等。冬雪说,咋的?腊梅说,姐,我们先让两个死老头喝一杯,他们平时好酒如命哩。冬雪说,是啊,两个人经常凑在一起经常喝得认不得东南西北。腊梅从供桌上拿了酒来,拧开盖,倒了满满的两杯酒。冬雪突然改变了主意说,还是别让他们喝了吧。腊梅说,姐,咋的?冬雪说,大雪天的,喝醉了哪个招呼他们呢?腊梅的脑海里闪现出老伴醉酒后摔在阴沟里鼻青脸肿的样子,说,也好,天寒地冻的,喝醉了难说连家也找不到哩。腊梅从桶里舀了两杯清汪汪的水,二人庄严而肃穆地走出了门。天还有一丝微亮,是被雪照亮的,簌簌的雪花被寒风打斜,伴随着一缕来自悠悠远古的天籁之音,轻轻柔柔地飘落。腊梅和冬雪仰望深邃迷茫混沌的夜空,冰凉的雪花落到苍老枯干的脸上,流淌成一条潺潺的溪流,汨汨渗透到了骨髓。腊梅和冬雪弯腰低头,把杯子里的水缓缓地洒在雪地上。腊梅和冬雪回到屋里,供桌上的灯火烛光飘飘忽忽摇了一阵。腊梅说,姐,我们吃年夜饭吧。冬雪说,啥也别想,我们高高兴兴地吃年夜饭。

腊梅抬头望了一眼老伴和儿子的遗像,爷俩笑呵呵地望着她。那种笑意像埋下的一粒种子,在腊梅的心中生根、发芽、破土而出。腊梅从供桌上拿来一瓶白酒,拧开盖,倒了满满的两杯酒。冬雪慌忙摆手摇头,喝啥酒哩,

这样一年的素怕白吃了？腊梅说，姐，心诚则灵，喝酒。腊梅和冬雪端起杯子，喝了一小口，打湿了一点嘴皮。腊梅又望了一眼爷俩的遗像，和冬雪重重地碰了一下杯，杯子里的酒溅得两人满脸湿漉漉的。腊梅闭上眼睛，把酒和泪水一起干了，顿时脸红就了，呜呜咽咽地说，姐，你说我这命咋这样苦啊？活蹦乱跳的儿子咋就不在了呢？这死老头，该死的死老头，你咋不带我一起走哩。该死的阎王爷，你把我关在冷冰冰的外面干啥嘛？腊梅的话感染了冬雪，她也把杯子里的酒一口闷了，安慰腊梅说，大过年的，别哭，啥都是命。冬雪安慰着腊梅，自己的眼里竟也盈满了泪水。你看我那死老头，咋会想不通去跳了水库呢？我常去看那生居碑，他一个人冷冷清清地睡在那里，大雪天的，冷啊！我也盼着阎王爷早点开门，去给那死老头焐焐脚，暖暖身呢。腊梅见冬雪哭得泪流满面，抹了一把眼泪说，姐，别哭，啊，别哭。冬雪说，你咋还哭呢？腊梅笑呵呵地说，姐，说好了，我们谁也不准哭啊！腊梅说着一下把冬雪拥入怀里。冬雪在腊梅潮湿的脸上蹭了蹭说，我们还没有放烟花呢。腊梅用劲抱了冬雪一下说，姐，我们放烟花去。

烟花咚的一声爆响，五颜六色的花儿在风雪中绽放，雪花亮了一下又一下。

腊梅和冬雪放了烟花走进屋，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话。腊梅先抿了一小口酒说，姐，这人的命真的怪得琢磨不透哩。例如，怀上了的孩子，挡都挡不住就来了哩。冬雪也咕嘟喝了一口酒，叹了一口气说，是啊，比如这人要走，力气大得十头牛都揪不回哩。腊梅说，这生咋像春天猴急的花，呼啦啦就冒出来了哩。冬雪说，这死咋像秋天落下的一片片叶子，留都留不住哟。腊梅说，姐，这生和死不会有错乱的！冬雪望了一下腊梅说，我比你大，我担心着哩。腊梅说，姐，你担心啥哩？冬雪说，如果我先走了，你去找谁吃素呢？腊梅说，姐，你慌啥呢，我会来找你的，到时我们一起吃素，吃一辈子的素。冬雪突然冒出了一句令腊梅无比吃惊的话，

我们活着吃素的时间好短哦，以后走了遇到一起吃素的时间长着哩。腊梅眉宇间闪了一道亮光说，姐，这老天借给人的时光就这样短哩。冬雪深情地看了腊梅一眼说，你说我俩这缘分怪不怪？腊梅笑嘻嘻地说，姐，咋个怪法？冬雪说，你叫腊梅，我叫冬雪。腊梅拍了一下大腿说，姐，是啊，腊梅遇冬雪就开放了，灿烂了，馨香了。冬雪遇腊梅就飘零了，洁白了，圣洁了。腊梅和冬雪本来就是上天安排的一对孪生姐妹嘛！冬雪轻轻掐了一下腊梅的大腿说，还是你说得好哩。腊梅被冬雪这一掐，腿上麻酥酥的，心里暖洋洋的，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。腊梅把嘴一撇，凑近冬雪的耳朵说，姐，我没退休时可是学生喜欢的语文老师哩！冬雪突然站起来说，糟了，糟了，都这么晚了，我该回家了。腊梅一把抓住冬雪的手说，姐，我们就同床共枕一晚上行不？腊梅用眼睛一往情深地挽留冬雪。冬雪被腊梅的眼神摁了坐下说，那我们躺在床上暖暖和和，舒舒服服地说吧。

腊梅和冬雪宽衣解带，赤裸裸地躺到了床上，各睡一头，像两条跃上河岸的光溜溜的老鱼，彼此是对方的水和空气。被子冰凉冰凉的，二人不约而同打了一个激灵，身子颤抖一下，肌肤的皱褶重重地摩擦了一下。腊梅伸出手，一把抓住了冬雪的双脚，那脚松弛、扁薄、秀气，像荒山上贫瘠而苍凉的一小片土地。冬雪也伸出双手紧紧抓住腊梅的脚，那脚干枯、皮紧、骨硬，血脉像地表上的细流缓缓地流着。床前的桌子上，两只大蜡烛静静地燃烧着，静谧柔和的微光悄无声息地流淌在被子上，涂抹了残阳一样的余晖。腊梅和冬雪冰凉如水的身体于是变得柔软了，舒坦了，那股暖流弥漫到了心尖尖上。腊梅微闭双眼，凝眸着贴在墙上巍峨险峻的峨眉山，眉头皱了一下，触景生情打开了话匣。腊梅说，姐，你可还记得去年的事情？冬雪说，啥事？腊梅说，去年的5月15日，我们两个在我家吃素，一打开电视机，一堆一堆的哭声让人心碎。冬雪叹了一口气说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汶川地震

啊！腊梅说，姐，你可还记得，我俩摸着电视机，听着那哭声抱在一起痛哭了半天哩。冬雪说，哭着哭着，你一跤就昏倒在了地上，可把我吓坏了呢。腊梅小声地抽泣着说，那场地震要是落到我们这里会是啥样呢？冬雪说，那我们今天只好在天堂吃素了哩。腊梅说，姐，这地只轻轻动了一下，学校就轰隆隆垮了，那帮子娃娃好可怜啊！腊梅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冬雪说，从5月19日那天开始，你一直烧了三晚上的书包，说那些小滴滴的娃娃还要读书呢。腊梅突然停止了哭泣说，姐，我有个想法。冬雪说，啥想法？腊梅说，姐，我到那里想把那些娃娃召集起来上课，他们大部分，小学都还没毕业呢。冬雪说，你去给他们上课，我闲在家里干啥呢？腊梅说，姐，你纳鞋补衣心灵手巧的，咋会没事做哩？冬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，那激动让被子都颤抖了起来，烛光在被子上波浪一样滚动。冬雪说，对啊，你去上课，我一边给你做饭，一边给那帮子娃娃纳鞋补衣服，让他们穿得热乎乎的不感冒生病。腊梅突然向冬雪提出了一个怪问题，姐，你说天堂会地震不？这……冬雪被腊梅的话难住了。腊梅眼珠子转了一下，笑呵呵地说，姐，你真笨啊，天堂连地都没有，咋还会震呢！

正月十五那天，腊梅等冬雪吃素却等来了不幸的噩耗。冬雪去山上捡柴摔死在了山上。村子里无儿无女或因意外死在外面的人都停在生产队的碾房里，碾房成了村子里的公共停尸房。不知是谁用毛笔在破烂不堪的两扇门上写上了“孤魂野鬼”、“无家可归”歪歪扭扭的字样。那天晚上，腊梅轻轻推开门，走进碾房，只见一口黑漆漆的棺材停放在一个巨大的、圆柱形的碾砣旁。村子里的人说，这个巨大的碾砣能压邪，保村子一年四季平安。棺材前面放着一张方形的桌子，上面插着灵牌，两只大蜡烛燃了大半截。棺材右侧的桌子上，一台扩音机五颜六色的电子波浪在尽情地闪烁。腊梅表情平淡，轻轻跪下，给冬雪烧了几张纸，站起来，轻轻关上门，踉踉跄跄消失在黑夜

里。

碾房旁边的树上，高音喇叭里传来欢快悦耳的歌声，歌声在村子的上空飘荡回旋。

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
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
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汤
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
闭上眼看见天堂
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
……